

我当了助手

李 力等著



新华书店
北京分店
PDC

目 次

我當了助手.....	李 力 (1)
坎坷的山路.....	郑 石 (15)
風雪韓家山.....	潘 勵 (28)
山洪來了.....	潘 勵 (43)
在百花村里.....	馮育棟 (46)
流 星.....	馮育棟 (64)

我當了助手

李 力

整天坐办公桌，一天八个鐘头，屁股磨呀磨的都磨起茧子了，行政工作真够呛。說起来，自己也是参加建設拖拉机厂来啦，却一天到晚地关在办公室里。什么表报呀，材料文件呀，計劃总结呀，简直把人都埋起来了。到拖拉机厂来三个月了，自己既沒有給拖拉机厂搬过一磚一木，也沒有摸过机器，甚至连工地都很少去。看見人家駕駛着起重機到处装吊，心里真是羡慕死了，总想着那一天自己也能学会駕駛才好。

想来想去，我总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。表面上看，我是一个挺靚靚的姑娘，其实我很爱动，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活蹦乱跳的性格。現在却要我象金魚一样关在玻璃缸里，每天按时上班下班，做一个循規蹈矩的小職員，我才不甘心哪！

为这件事，团內批評了我好几次，說我不安心工作，是思想問題。自己是个团员嘛，也認識到这思想不对，按說建設拖拉机厂也同样需要行政工作，可内心深处老觉得这是自己的性格問題。是呀，我就是坐不来办公室，不信給我調換一下工作看！

我們的站长也常批評我，但是他在部队里做了多年教导

員，跟戰士們在一起生活慣了，他自己也坐不慣辦公桌，一有空就下工地，整天和工人們泡在一起。

站長知道我不喜歡坐辦公室，就常常帶我到工地去，幫他做些現場工作。有時他忙着別的工作顧不得下去，也常單獨派我到現場去了解情況。我本來好動，不下現場還好些，這一下去簡直就粘在工地上了。

我常常坐在工地上，呆呆地看着起重機伸出它長長的臂膀，把一件件鋼梁、屋架吊到高大的廠房上去，象孩子們玩積木一樣容易，一座座廠房被慢慢地裝吊了起來，我看得真是有些著迷了。有時我想著，如果我是一個起重機手，那該有多好！但是，駕駛起重機的却是別人。

我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也能操縱這巨大的起重機。

這天，我從工地回來，剛跨進辦公室的門，就聽見站長高聲地吼道：“是誰叫你違反操作規程的啊？你要的什麼花招？”

我抬頭一看，原來是站長正在批評一個工人。我們站長平時待人挺和氣，很少發脾氣的，這會兒站在桌子邊，一隻手揮舞著，一張四方臉脹成了紫紅色，看樣子是真生氣了。站在他對面那個工人，只穿了件胸前印著紅“獎”字的白背心，露出兩條又粗又壯的胳膊，身子結實得象條水牛。他低下了頭一聲不響，不時地偷眼瞧瞧站長，咀角泛出了一絲微笑，露出一副十足的頑皮相，雖然受了批評，他却並不害怕。

這不是賀寶林嗎？怎麼一回事呢？

賀寶林是我前天在工地上才認識的，他是五號起重機機長。二十四、五歲年紀，一雙神采奕奕的眼睛，是一個很好的小伙子。因為喜歡和別人鬧著玩，有些人就喊他“活

宝”。

我正站在門边不知该怎么好时，站长看见我走进来，就轉身对我說：“阮秋兰同志，你来得正好。现在你就跟他到現場去，詳細了解一下，看机車出事故了沒有？至于你——”站长又对賀宝林說，“回去好好想想，看这样冒险有什么意义，想想自己做得对不对！”

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想問一下站长。賀宝林說了一声“好吧！”拔腿就走了，我只好赶快追了上去。

走在路上，我問他：“賀师傅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看着我迷惑不解的神气，右手在空中揮了一圈，哈哈地笑了起来。好象剛才根本就沒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。

“啊！真有意思！”他說，“吊車撞汽車，真够味！你見過沒有？”

我疑惑地摇摇头說：“怎么吊車能撞上汽車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他一边走，一边告訴我。“今天一早，汽車队要到混凝土构件預制厂去給工地运送构件，咱們站长叫我开上那部小吊車去帮他們装车。我把吊車一开出来，看見汽車在前面已經跑了好远了。本来，这履带式的吊車开行的速度都有規定，無論如何赶不上汽車的，我只要慢慢地把吊車开到預制厂就行了。可是我想：开汽車这小子，仗着他汽車跑得快，連一下也不等我；再者，我平时开那个大吊車，总是哼哼地走得挺慢，象个老母猪似的，一步挪不了四指。今天开的是小吊車，我看路上人不多，笔直的馬路又平又光，我忽然想到，試試看小吊車的速度能跑多快。我看着前面的汽車，心想：好小子，別看你开的是汽車，今儿咱們就比一比輸贏！心里一賭勁儿，就加大了油門，挂上了最快的擋，小吊車在馬路上飞快地跑起来。車底

下的履帶嘩嘩响，耳边的风呼呼叫，好象电影上飞速的坦克上了戰場，順着馬路向前追去。追呀，追呀，开汽車的那個小子听見后面巨大的响声，回头一看，嗨！是我开着吊車在赶他，他害怕出事故就減低了速度，我总算撞上了他。一直到混凝土預制厂，我都紧跟在汽車后面，总算沒有輸給他！”

他一边說，一边两手不停地比划着，看着他得意忘形的样子，我心里真是惊奇得很，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勇敢而有趣的青年，要是我駕駛吊車，一定也会象他这样冒險試試的。不过我还是不大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問他：“吊車怎么能撞汽車呢？你这不是故意冒險嗎？”

賀宝林收斂了笑容說：“是啊，按說是不應該的，要不，站长会罵我嗎？”提起了站长，他大概是又想起剛才办公室里那幕情景，有点尷尬地說：“我总是想摸一摸这各种吊車的性能，想多鑽研一下技术，受点批評算什么，风一吹就沒有了，又沾不到身上。譬如你吧！”說到这里他問我：

“如果你要是一个很好的騎兵，你想不想把自己駕駛的馬的脾气、习性都摸得清清楚楚？”

我觉得他的問話很有意思，就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但又忽然想起自己是站长派来了解情况的，就又問他：

“你說，小吊車出事故沒有？”

他扭过头瞥了我一眼，指着不远处的停車場說：“沒有！小吊車在那里，不信我們看看去！”

其实看也是白看，我一个不懂技术的行政干部，連起重機摸也沒摸过，怎么会看得出来。走进停車場，这里正有几个起重工和老师傅圍着吊車在那里談論这件事，一看見賀宝林走进来，都拉拉扯扯和他开起玩笑来。我了解了事情的經

过，問了几个老师傅，都說沒有出事故，也就回办公室去了。

站长听我汇报以后，严肃地說：“賀宝林这小子，干活敏捷、勇敢，喜欢創造，这是好的，就是对于安全太不注意，沒有經過事故的教訓，对事故的防范就是差些。”說到这里，站长又認真地，但却笑着补充道：“这小子胆大包天，常言說：‘艺高人胆大’。現在不好好說他，将来还了得！”

从站长的話里，我发觉他很喜爱賀宝林呢。

我有好几天沒到工地了，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文字材料，真是苦差使。好容易硬着头皮作完了，我透了一口气，象夏天洗了个冷水澡一样輕松、舒服。

拖拉机厂燃料系統工場的厂房，正式开始綜合装吊已經两天了。站长叫我到施工現場来，了解几部起重机装吊的进度，我象飞出籠的小鸟似的，立刻就到了工地。

我一直跑到賀宝林的吊車跟前，看見他正坐在駕駛台上聚精会神地操縱着起重机。操縱杆在他手里交替不停的扳动着，吊車灵巧而快速地轉动着，象在和并列着的几部吊車竞赛一样。賀宝林駕駛的起重机隆隆地震响着，象个力大无穷的巨人，在灵活地轉动着长长的臂膀，吊起一件件預制的柱、梁和屋架。我跑到各个吊車跟前，詳細記錄了他們装吊的成績，又轉回来的时候，賀宝林已換了他的助手刘明典上去操作了。我站在一旁呆呆地注視了好久，看見他的助手開車也是那么灵巧、熟練，心里不由得动了一下。

听說賀宝林的駕駛技术是我們施工站里最高的一个，干活敏捷、利落，任务完成得最好，我心里对他就很欽佩。現在看到他的徒弟也駕駛得这样好，心里就起了一种意念，我

忽然想到，我也来跟他学开吊車不好嗎？

心里这么想，我就对賀宝林說了出来：“賀师傅，你收个徒弟好不好？我想跟你学开起重机，行嗎？”

賀宝林看了我半天，笑了。他半認真半开玩笑地說：“行是行啊，只怕你吃不了这份苦！”

我最怕别人瞧不起我，一听他这样說，我象受了污辱似地脹紅了臉說：“我不怕吃苦！只要你肯教，我保證学会！”

他听我斬釘截鉄地这样說，又看我滿臉認真的神气，就热情地滿口答应：“只要你有决心学，我保證教会你！”他又想了想，接着問我：“你給站长說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！”我說，“說不說还不一样，我想抽公余的时间自己学！”

賀宝林沉吟了一会儿，說道：“好吧！不过我得在吊車有空时才能教你！”

从此，我就向賀宝林学起吊車来。星期天，我兴奋地跑进城去买了些技术理論書，我抽出所有的休息时间来看書，不懂了就去問賀宝林。只是我学开吊車的事，我們都沒有声張。

我每天眼巴巴地瞅着起重机的空儿，抽出时间就往工地跑。起重机偏偏忙得不可开交，虽然每次賀宝林都要給我講一点关于起重机的基本知識，可是我却性急得光想上吊車去試一試。常言說，光說不做是假把戏。我真希望起重机赶快完成任务，空下来好讓我学习操作。有时我甚至会想，要是自己有一部起重机，学起来該多方便！

装吊厂房的任务完成以后，起重机都开到停車場去进行保养和修整。这一来，我就更忙了起来，一得空就跑去学

习。賀宝林也热情地教我。

有一次，我兴高采烈地跨上了駕駛台，用脚一踏油門，沒有发动，又狠勁一蹬，却一脚踢开了被子，自己从梦里惊醒了。真有趣。

大約有将近一个月的時間吧，起初是賀宝林把住我的手教，慢慢地我可以起落扒杆了，虽然动作还生疏得象个剛学走路的小孩子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我心里却多么快活呀！

賀宝林真热心，想尽了各种办法教我。他見我动作慢慢熟練起来，心里一高兴，就說：“噯，阮秋兰，你吊我到空中看看吧！”我迟疑地看着，心里有些害怕地說：“賀师傅，这怎么使得呢？太危險吧？”他手一揮滿不在乎地笑着說：

“来吧！不要紧，你低点嘛，这里又沒有人，管他呢！”說着他走过去，双手抓住沉重的吊鈎，等我起吊。

我心里也想，怕什么呀，自己小心些就是了。于是我就大着胆子卷动了鋼絲繩，賀宝林挂在吊鈎上慢慢升了起来。等到升有三、四丈高，他一高兴就向我叫起来：“好呀，秋兰！有本事！”

我心里本来就慌得要命，一听見他喊叫，以为是他要下来，就急忙往下放吊鈎。誰知心里一慌，吊鈎很快地落了下来，只見他快落地时，縱腿往旁边一跳，沉重的吊鈎“咚”地一下捶在地上，把地上的泥土捶了个窩。我“啊呀”一声惊叫，覺得耳边轟地一响，臉吓得煞白，心想一定闖下了大禍，两眼怔怔地看着前面，半天沒有說話。賀宝林却从地下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談談地笑着說：“看你！險些把师傅給報銷了！要是把师傅給砸成肉酱，可沒有人教你学吊車了。”

我明知道吊車是不准吊人的，賀宝林这样做，是为了教

我学技术，可我自己是太任性了。为这件事我心里难过极了，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贺宝林，甚至暗地里还流过眼泪，有好几天我都不想去现场了。后来贺宝林知道我情绪不好，星期六晚上，就跑到宿舍来看我，并约我到工人文化宫跳舞去。我知道他是出自内心的关怀，很感激他，虽然心里有些不快，也还是和他往文化宫走去。

周末的文化宫，灯光明亮辉煌，这里有灯光球场，俱乐部，阅览室和舞会。各工区的工人都聚集在这里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常。

我们漫步到舞厅门边，听乐队正奏着悠扬的乐曲，贺宝林象征我意见似的看看我，迟疑地问：“跳舞可以吗？”

我点点头和他拉起手，插进了旋转着的人群。一支迷人的快三步舞曲急速地响了起来，我们翩翩起舞了。

贺宝林看见我脸上仍然有一丝不快，就故意加速了舞步，快速地旋转起来。一边舞，一边对我说：“来吧，我们来跳个吊车舞，每分钟转它十八圈，象起重机的转盘的速度一样快。”

我听了，不由的“噗哧”一声笑了起来，两眼对着贺宝林一双聪明的眼睛说：“看你！跳舞的时候也教我学起重机了！”

我和贺宝林越来越接近了，慢慢地我对他发生了一种感激和尊敬的感情。我还是常常主动争取下工地，如果有几天没有看见他，心里就好象少了点什么似的。有时候办公室工作忙了，我没有下工地，他也故意找机会来办公室找站长，其实，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必要他亲自跑来的。

每次我到工地做完了事情以后，就静静地坐在他的起重

机旁，仔细地观察他如何操作。休息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讲操作技术要点，解答我的疑问。他的眼睛总是诚恳而热情地注视着，讲解问题那么耐心、仔细，生怕我学不会。

对于自己决心要做好的事情，我是不肯轻易放弃的。三个月以来，我没有放过一点儿能够抓到的学习机会。贺宝林也常常夸我学得用心呢。

对起重机的构造原理和性能，我是大致懂得了。但是技术操作还很不熟练。贺宝林说：“行了！徒弟，就是还缺乏实际操作经验。以后多找机会学习实际操作吧！”

我多么盼望自己能够独立驾驶起重机啊！看见别人驾驶着起重机装吊高大的厂房，自己的手也感觉发痒，真想试一试哪！可是，这些天来工地装吊任务很忙，我们站里几部起重机都忙得不落家，我又不是真正的起重机手，怎么敢贸然驾驶起重机呢！

一个机会终于来到了。

这天，工地忽然落了雨，工地上的装吊工作，因为下雨全部停止了。贺宝林的起重机也被用油布盖起来，静静地放在工地上。

第三天中午，天空放晴了，我一看出了太阳，丢下饭碗就去找贺宝林。找来找去，他正在俱乐部打乒乓球呢。我不问青红皂白，拉了他就往工地跑去。这样做已经习惯了，不用说他也明白我是来工地练习操作起重机的。

我跨上了驾驶台，一踩油门，起重机隆隆地叫了起来。贺宝林替我把一根三吨重的钢筋混凝土柱子挂上了吊钩，一边招着手指挥我往起吊。我从学吊车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吊最重、最大的东西，心里还有些紧张。我暗笑自己，怕什么呢？于是心里一鼓劲，一扳动操纵杆，沉重的柱子被吊了起

来，但由于沒有經驗，使勁過猛了些，柱子在空中直打轉，搖搖擺擺地象就會摔下來似的。

賀寶林一看我發了慌，急忙對我喊道：“沉着些，別慌！”誰知我一見柱子在空中直打轉，心里一下子紊亂了，雙手也有些發抖，好象不聽支配了。終于我急得叫了起來。賀寶林一個箭步跨上了駕駛台，口里喊着：“剎車！”就在這同時，我的手也捺上了剎車把。我用了吃奶的勁兒猛一剎，誰料竟沒有剎住，只听“嘎吱”一聲响，吊鉤滑了下來，“咚”地一下，柱子摔到了地上。

一股羞慚冲上了我的心頭，我的臉頓時脹得通紅，几乎急出眼淚來。賀寶林也急了，看樣子是本想批評我兩句的，可是他只用眼睛瞅了我一會，到底沒有開口。只是叫我把手從剎車盒上移開，反來復去地檢查了一通。然後他又跳下車去，鑽到車底下檢查機器去了。

我心里真難受，這樣沉默無言的責備，真比挨一頓罵還難受些。我呆楞楞地坐了一會兒，想着到車下去看看出了什麼毛病，剛剛跳下車，沒想到我們的站長却來到了跟前。

“是怎麼一回事？阮秋蘭同志，”站長見扒杆倒在地，瞧着我問，“吊車出事故了？”

站長的突然到來，使我心里驚慌了，但只一會兒就清醒了過來，上午站長原說要來工地看看的，自己怎麼就忘記了。我心里想：好漢作事好漢當，受批評就受批評吧！我正待把事情的原委說給站長听，賀寶林卻從車底下一口接了過去：“站長，我來檢查吊車準備下午施工的，誰知扒杆給摔了一下，是我不小心出了點小事故，不過沒有什麼要緊。”說着他從車下鑽了出來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又說：

“剎車出了點小毛病，大概是下雨漏水或反潮了，剎車不靈

了。”

我听着听着耳朵热了起来，自己又不是个胆小鬼，怎么能叫别人替自己受责备呢。我激动地说：“不是！站长，我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站长！我是个六级工，这点毛病还检查不出来？”他抢着打断了我的话，大声地给站长解释着。一面却暗地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意思明明是怕我把真情实况说出来。“这部吊车的脾气我摸得很清楚，不信，你到这里来看看。”说着，他故意把站长拉上了驾驶台。

我呆呆地站在吊车跟前，看着他把扒杆升起来。看见吊车没有被摔坏，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站长仔细地看了吊车以后，仍然责备了贺宝林：“事前不检查好，为什么这样麻痹！以后可得格外小心哪！”说完，站长又用眼睛瞥了我一下。

站长又看了其他几部吊车，我们一道回去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低着头走在后面，一声没吭，心里老在嘀咕着这件事。

贺宝林见我不安的神情，大概也猜透了八九分，于是故意放慢了脚步，背着站长低声对我说：“原谅我这一次吧！不然，站长知道了，你学开起重机怕就保不住了。”

我听了，不知怎地心头荡过一股暖流。

站长呢，一边走，一边不时地拿眼睛瞧着我，也许由于敏感吧，我感觉到这眼光和平常的总有些不同，难道说站长已经知道了我心底里的秘密了吗？

进入秋季以来，拖拉机厂的装吊任务越发繁重了，我们机械化施工站的四部起重机，整天在工地上忙碌着，站长每天亲自跑到现场指挥施工，任务却仍有拖下的危险。

听说站长已经接到了总站的通知，要最近决定搬给我们站里一部起重机，但由于缺少起重机手，驾驶人员却要我们站在原有的人员中想办法。

我们站长是个精干、果断的人，他马上就派了贺宝林的助手刘明典去总站接取新起重机了，他说：“我们先把起重机拿过来再说，人，我们自己想办法！”

我听了这消息，心里象打开了闸门的江河一样欢跳着，想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告诉站长，可是自己在技术上还是个半瓶子醋，提起来自己也会脸红，一见了站长，怎么也张不开咀了。

站长好象已经知道了我心里的秘密，这一点，我从他那双有些嘲弄人的眼睛里看得出。本来嘛，在一个站里工作，整天鼻子碰眼睛的，况且人多咀杂，那有永远不透风的墙？可是他又故意不戳破这层纸。

我多么想驾驶起重机啊！现在向站长提出来，机会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考虑再三，我鼓足了勇气，决定去找站长。谁知正碰上站长和几个机长们在开会，研究人员的调配问题。贺宝林的发言我只听了个尾巴，从他的发言里，我知道他的助手刘明典被提成了机长。他说：“现在站里没有起重机手是事实，但这些起重机只我一个人也不行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只要求调给我一个有文化、肯学习的人就行，不懂技术，我来教会他！”

他虽然没有明说，我也明知道他指的是我，心里真是暗暗地感激他。可是散会的时候，站长并没有作正面答复，只说研究一下再说吧！

就在刘明典接起重机回来的这天晚上，站长把我喊到了他跟前。我感觉到一件重大的事情将要宣布，心里跳得厉

害。我抬头看看站长，这张熟悉的面孔好象也比平时严肃了许多，我没有说话，只默默地坐在他面前。

还是站长先开口：“阮秋兰同志，你的工作怎么样？”

“工作是都做了，可还是不大安心，”我听他这样问，就斩钉截铁地回答，“还是想学开起重机！”

“啊！”站长说着笑了，“这很不好，工作还是不安心，这很不好！”他点燃了一枝烟，眼睛炯炯地看着我严肃地说：“做工作光讲个人兴趣还行，应当服从工作需要嘛！”

我一声不响地坐着，心里嘀咕着站长怎么又来打通我的思想了。

停了一会，站长说：“我们决定让你学驾驶起重机，到五号车上给贺宝林当助手，行吗？”

“真的吗？站长，”我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，“站长，你真好！”

站长一把把我按回椅子上说：“别慌！我们考虑让你学起重机，是因为现在这个工作迫切需要人，并不是为了你的兴趣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诡谲地看看我，“其实你学起重机的事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要偷偷地学呢？啊？”

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朵根，心里想着站长真好。他从来就没有表示过他知道这件事，可见他是支持肯学习的人哩！平时没有常开起重机，自己觉得懂得不少技术了，现在真正叫自己去驾驶起重机了，心里一下子才感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。我红着脸囁囁嚅嚅地说：“我的技术根本没学好，偷着学了个半吊子，怎么能开始工作呢？”

“不要紧，好好学习吧！你能学会的。”站长鼓励我说，“从后天起，你就到贺宝林的车上开始学习。”

“謝謝你，站長！”我高興得不知怎么好了，甚至想給站長敬個禮，手剛舉到眉梢上，忽然記起自己根本沒戴帽子，於是又匆匆地鞠了個躬，說：“我保證學會駕駛起重機，完成學習任務！”說罷，我扭頭就跑了。

秋夜的涼風，迎面徐徐吹來，拂動着我散落在額前的發絲，撫摸着我的有些燥熱的面頰，我心里感到好舒暢。我一口氣跑回宿舍，真想把這個好消息立刻告訴大家。可是大樓上沒有一個人，只有我的宿舍里的燈亮着。我猛地推開了門，原來是賀寶林坐在屋里等着我呢。

我高興地跑上去抓住他的手，正想把心里的快樂一下子都傾吐給他，他却笑着問我說：“秋蘭，你正式成了我的助手了，對吧？”

“嗨！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惊奇地問着，“你正式当了師傅，可得好好教我學技術哪！”

“沒問題，徒弟，包在我身上！”他滿臉自信地拍拍他突起的胸脯說。“不過今天是星期六，現在我們跳舞去，不談起重機好嗎？”說着，他拉起我的手。

走在路上，我執拗地對他說：“不，我們還得談起重機！你忘記了嗎？你教給我跳起重機舞，每分鐘轉十八圈，象起重機的轉盤那樣！”

“嗨，你真調皮！”我們倆異口同聲這樣說，不約而同地都笑了起來。

工地文化宮輝煌的燈火，把黑夜也裝飾得五彩繽紛了。我們倆踏着輕松而緩慢的步子，并肩向文化宮走去。

坎坷的山路

郑 石

天已經黑了，雨越发下得紧了。沉雷轟隆隆着在我們頭頂上滾動，眩目的閃電，忽亮忽滅的在田野上空閃爍着。

我和小劉從南峪車站出來，頂着雨向三家村走去。我倆一人扛着一個四十多斤重的木箱，里面裝的是吊車機配件，就是這兩個木箱使我倆不顧一切地在雨夜里奔走。

兩天以前，我們綿河大橋搶筑三號橋墩的時候，突然小劉的吊車機壞了零件，橋墩還沒露出水面便停了工。這時正是汛期，橋墩必須搶在洪水前面筑好，不然，隨時都會被洪水沖垮。工程隊長當場便派我和小劉連夜趕到工程局去領配件，千囑咐萬叮嚀，一定要我們今天趕回工地，並決定工地的汽車在南峪車站接我們。我和小劉兩天兩夜沒住腳，從局里領上配件，可是，我倆在南峪車站下了火車等了一個下午，也沒見着從大橋來接我們的汽車。眼瞧着天黑了，不能再等了，便決定到離車站不遠的三家村去找馬車，連夜趕回大橋。

木箱子死沉，壓得我倆都喘不出氣來，特別是小劉，他